

第 23 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第二階段】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至 4 時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決審委員：向陽·宇文正·李金蓮·陳雨航·盧郁佳（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代表

會議紀錄：李偉涵

「第 23 屆臺北文學獎」之「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總計來稿 119 件。資格審後，由周昭翡、林秀梅、孫梓評、陳蕙慧四位擔任複審委員選出 14 件晉級決審。2021 年 3 月 25 日召開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會議，由向陽、宇文正、李金蓮、陳雨航、盧郁佳五位決審委員，評選出三件寫作計畫入圍：鄧九雲〈《女二》寫作計畫〉、梁莉姿〈樹的憂鬱〉、游書珣〈鄒族的雨〉。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 20 萬元新臺幣。

歷經一年，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決審委員於 2022 年 11 月 28 日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評選臺北文學年金 40 萬元的最終得主。會議開始，執行規畫單位《文訊》雜誌封德屏社長開場後，各位委員推舉向陽為主席。主席首先請委員們對三部入圍作品先發表整體看法。

整體看法

宇文正：我要向文學年金這項制度致意，非常贊同年金制度的設立，鼓勵了一眾已有寫作計畫、卻缺乏實踐動力的寫作者付之行動，一旦有目標在前方，並且有評審給予意見，都能輔助寫作者踏踏實實地將作品完成。這個良性的互動過程，很值得珍惜。我認為這屆的水準更優秀，加上這三部作品的完成度都很高，讓我有些難以抉擇。我樂見這項文學年金制度的設立，希望繼續維持下去。

盧郁佳：這屆的作品我也看得非常開心。這些作品皆已達洗鍊成熟的境界，以各

種新穎的內容、形式來討論一般大眾所不知道的業界經驗、時事議題、社會運動、臺灣歷史等課題。十分享受這樣的閱讀過程。

李金蓮：三部作品完成度高，在技術上挑不出什麼大問題。我尚未做出決定，很期待等等聽取大家的意見與討論。

陳雨航：我同意各位評審的看法。經過第一階段的篩選，作者們也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完稿，現階段的作品完成度都非常高。我沒有選擇困難，已心有所屬。

向陽：臺北文學獎有官方網站，收錄文學年金第一階段的評審會議紀錄，三位入圍者應該都有讀過、吸收與採納評審意見，因此可以看到他們在完稿中的修正與調整，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用心。我也贊同宇文正老師的想法，這個獎項的宗旨很好，讓寫作者有目標完成他們的寫作理念，我也期許文學年金可以越辦越好。

入圍作品討論

鄧九雲《女二》

陳雨航：我覺得最好的作品便是《女二》，完成度極高，前後呼應也很完整。整體來說，這部小說便是女演員黃澄的求道之旅，同時也是身為女性的她的生命探索之旅。作品取作「女二」，除了有第二女主角的意思，同時也概括黃茜、黃澄姊妹二人。妹妹黃澄雖是小說的主角，但姊姊黃茜卻是影響妹妹最深的人，使得黃澄的人生永遠只能屈居第二，姊姊才是第一女主角。

作者的文字非常出色，形容、譬喻都不落俗氣，可以將許多感覺、感情寫得極深、極細。寫作技巧也熟練，作者習慣將重要事件、轉折先行隱去，再於後面的篇幅中回溯、處理，如此可為讀者帶來閱讀上的衝擊。作者在故事中的各個環節都布置得極好，即使通俗，卻不流俗，可說是上乘的作品。女主角踐履了人生，也透悟了人生，雖然未必是離苦得樂，

但也算深刻地理解並且接受了自己的生命。我認為這是一部傑出的小說。

李金蓮：就故事的主幹而言，我會將這部作品定位為「言情小說」。它讓我想到日本作家桐野夏生（作品《異常》），我認為臺灣缺少的正是這種類型的作家，雖然寫的故事通俗，卻可以在其中融入深刻的人生哲思，讓作品擁有新靈魂。

作者鄧九雲學表演藝術，也有參加戲劇演出的豐富經驗，從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對身體、人物的表情有相當敏銳的覺察。例如書中戲劇女主角與替身演員穿錯衣服這一段，作者僅透過身體、氣味、觸感等媒介，就精闢、犀利地將其中的階級差異娓娓道出。

不過，這樣的優點有時會過了頭，想建議作者在處理部分人物動作敘述時，可以稍稍簡化，避免產生過多的贅字、贅句。另外，第一章的節奏稍慢，可以更緊湊一些；還有作者頻繁使用粗體字，似乎是想提醒讀者注意什麼，但若用得太多，提醒太多，反而造成閱讀上的干擾。

盧郁佳：這部作品充滿了精緻與成熟的表演意識，作者在刻劃人物時，會高度意識到觀眾的眼光，將人物的個性、形象鮮明地雕塑出來。我覺得這部分的功力，正是臺灣小說所失落的斷層，很高興看到作者將這層斷裂給接了回來。

這也是一部性別小說，精準地道出了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作者架起了一個如《使女的故事》般的結構，讓女主角黃澄一路從小劇場、舞臺劇、電視劇走向電影大螢幕，雖說寫的是演藝圈的生態，但我好像也看到女主角正在走進一座妓院謀生。講得直白一些，故事中的男導演雇用女演員，就是為了「嫖」，嫖不到就假公濟私地當場羞辱當事人，用冷暴力逼女演員們就範；更諷刺的是，女演員們甚至以此為指標，不只是女演員之間的權力階層展現，更成為了一種競賽的遊戲規則，比賽誰先上了男導演，誰就是贏家。

黃澄本來還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沒有這個問題。」但故事卻也從內

面的角度安排了黃澄為何接受這樣極端殘酷的遊戲規則。這種眾多女人爭奪男人與權力的遊戲，讓我想到《血觀音》中母女三人之間複雜的情慾爭奪與親密共享。這裡也要特別提及，文中用了許多「共食」的意象。作者不斷寫出姊妹倆共喝一杯飲料、合吃一支冰淇淋、舔掉對方手中滴下來的冰淇淋汁，以此象徵彼此共同依存的關係，暗示著接下來就算是小孩也能夠共享了，甚至是作為妹妹向姊姊贖罪的方式。作者透過家庭長幼的排序關係，來反思這種在親密之中病態地控制、勒索對方的作為，結構層次分明，始終扣緊正題。不過比較可惜的是，母親的角色到了後半段變得較為淡薄，但整體而言，《女二》仍是一部非常成功、具有戲劇衝擊性的作品。

宇文正：這部小說既是演員的成長之路，也是女性的成長之路。「女二」除了指涉女主角黃澄的演藝事業，也指涉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永遠是「老二」的黃澄，一直很努力地想走出姊姊黃茜罩在她身上的陰影，不料透過姊夫小康的一句話，卻發現原來死去的姊姊生前也嫉妒她所擁有的一切，至此，「女二」與「女一」翻轉了過來。小說不斷在「女一」與「女二」之間反覆辯證。

我覺得演戲真的是一門大學問，作者非常細膩、深入地探討演戲的種種技術問題，並且深思熟慮、游刃有餘地站在高處，她擁有一個老靈魂，以超越的角度冷冷地看透著這個圈子裡的一切。她的情感穿梭在戲與現實人生之間，不落入自怨自艾的坑洞，甚至以此為施力點，使用瑜伽般的柔軟與韌性，來探討人生的哲理，將「戲如人生」詮釋得淋漓盡致。而結局，沒有落入「不許人間見白頭」的老套窠臼，她讓主角「生孩子、繼續成熟，拚命演戲，慢慢衰老……」，讓讀者正視，演戲是一門令人尊重的專業。

向陽：以女演員經歷作為背景，且寫得如此精湛，確實少見。就一般讀者的角度來看，《女二》具有通俗性，故事很吸引人。就文學的角度來看，通俗當中自有深度；作者雖是在寫劇場、寫戲劇、寫表演，同時也是在寫

社會，因為社會中亦自成一座座劇場、一齣齣戲劇，彼此的呼應形成了一種虛實對照；透過角色的塑造，來追尋自我、再造自我，自成了一種深刻的哲思。作者的文字十分流暢，更可貴的是有自己的風格。不過，小說主角的形象刻劃得有些不夠具體，內心想法是到位的，但話語、動作、外表等外在形塑上，卻始終給人模糊的印象。另外，心理的轉折處理有小小的不足，給人的感覺好像是用跳躍的方式帶過。

宇文正：她的敘事手法，往往先跳到下一個情節，再回頭補幾個鏡頭，以主角的記憶去回溯，有時也需要讀者腦補、想像，現在有很多戲劇是這樣的手法。

陳雨航：我補充一點，《女二》在戲劇的本質上，討論得很深，把演藝圈的生態寫得很實。即使黃澄在學歷上唸得很高，卻還是得跳進這個圈子，無法逃避這樣的業界生態，這種狀態也很清楚地傳達出來。

梁莉姿《樹的憂鬱》

李金蓮：作者掌握了小說該有的精神，沒有把香港「時代革命」的議題寫成新聞或紀錄片。作者擅長提問與思索，包括港人在革命之後的去留、離開後應如何自處、港人離鄉背井後的境遇、面對歷史認同的疑惑等等。作者提了許多問題，一切都還是進行式，因此也只能給予讀者一個帶有問號的結局。這說明了作者的意圖與自覺，她希望港人可以不斷地自我叩問。懷著這樣的企圖，這部小說的質地也就偏向理性思索，雖是短篇作品集結，但彼此呼應，結構緊實，設計感很高，文字上更充滿了香港作家特有的俐落與犀利，很獨特。

不過，同樣的，優點也有太過的時候。例如作者在下篇提出太多的問題，太多的問號，我在想，作者應該後退一點，讓人物去發聲，讓讀者去思考。另外，因為是短篇小說，人物眾多，分散各篇，讀者很難與人物產生更深一層的共鳴，這是比較吃虧之處。

盧郁佳：我認為這部小說以香港人的流亡觀點來看臺灣的新世界，是很具新意的切入點。雖是短篇作品，但輯一、輯二收錄的篇章，有經過對仗的設計，技巧精緻，結構緊實。例如〈捕鼠〉，在象徵層面上是將「家鼠」變成了「野鼠」，象徵反送中的港人被連根拔起，失去了家園，流亡臺灣。對應的是〈野貓〉，流亡後想將貓送養，使「野貓」成了「家貓」，暗示著港人在臺灣重建家園所遭遇到的猜忌與憂患。作者對「港豬」的批判，處理得隱晦，例如暗批老作家的明哲保身，寫老畫家的麻木不仁，可以毫無所謂地前往新疆寫生；也寫臺灣中文系所的迷思，似乎排斥挖掘現實的書寫，偏向用浪漫化、技巧性地來躲避艱難殘酷的命題。作者的筆尖犀利，能紮實地戳到現實痛點，挑釁現實，但缺點是一掠即過，沒有再深入挖掘人性的底層。

宇文正：作者以這段話為這一整代人定調：「這一代的憂鬱，是樹的憂鬱；上一代的憂鬱，是鹿的憂鬱。一隻動物上路，四蹄一躍，就是上了路……如今他們卻被養得猶豫而奢侈，如一棵棵埋根極深的樹，枝間交錯，害羞，被動，遲滯。直至森林大火……」這是一段很具詩意、令人深思的憂鬱定調。不過這裡的「上一代」，是指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嗎？應該不是指臺灣普遍直覺的一九四九年？

從開頭的〈捕鼠〉一篇，就清楚地看到了香港的縮影，也感受到深深的無力。例如大廈裡的共享辦公室與格子鋪、被裁得很細的香港天空、邊吃飯邊直播的孤獨網紅、防疫失控、爭搶口罩……就像主人翁養的倉鼠，無論是在籠中的滾輪中奔跑，或是逃出了鼠籠外，終究還是被困在小小的「格子」裡。香港的部分，寫得相當深刻精彩。在第一階段評審時，我比較擔心作者面對臺灣的陌生環境，無法拿捏或深入。但現在讀完全本，我覺得她有寫出臺灣的現況。作者的觀點並不武斷，一切都是測不準，描不準的，不要說香港人看臺灣，即便看香港，也是猶疑的，說法紛紜的。而這部作品的可貴，就在這種「不準」的自覺裡。

由於這部作品是短篇小說集結，我不會太強求人物要集中，反而欣賞作

者試圖揣摩每種人的態度，努力詮釋各種立場、各種意見、各種思考。雖然像輯二〈愛人〉中出現了大量的辯證，概念化得太過直接，但我們也可以從這篇內容中感受到作者對文學、書寫的疑問：文學與政治的距離怎麼保持？寫作是處理傷口嗎？書寫真的可以助人逃逸現實嗎？作者認真思索這些問題，並且實踐於書寫，很有意義且可貴。

向陽：作者的寫作技巧、敘事基調都很穩定，文字語言也有自己的風格，並且在短篇集結的架構中，設計出不錯的結構，將香港、臺灣的對照處理得很完整。而且作者有自己的想法與自覺，能夠避免刻板式的寫法，勇於處理政治、社會、歷史這些敏感、艱困的議題，也深刻地反映出流亡的港人面對異鄉社會的困惑。更可貴的是，作者對臺灣社會的了解，不輸給臺灣人，也不會逢迎臺灣的政治，反而提醒臺灣社會大眾所抱持的政治觀點應該要更深刻一點。作者在輯二處理的心理刻畫，比在輯一更好、更真誠，可以看出作者不斷被考驗、磨練、昇華的狀態。較可惜的是，輯二的議論太多，好像想傾盡所有地把她對臺灣的認識通通寫出來，稍微可惜了些。

陳雨航：這是一部雙城記、兩地書，深刻寫下港人移民觀的小說。我一開始也會稍稍疑慮，不知身為香港人的作者會怎麼寫臺灣？寫得足不足？很高興看到作者努力地寫出來了，而且理解的深程度不下臺灣年輕一代的寫作者。當然，畢竟主軸還是香港，作者也是香港人，著墨在臺灣生活的血肉與感情不會太多，反而花了較多的力氣在辯論上，例如〈愛人〉。我好像看到作者在與我們一群評審對話，講話語權、講發言的代表、講創作與發表、講書寫的辯證，變成了一種後設小說。我贊同宇文正老師說的，作者將各種立場的可能性都考慮進去，也有對自己的千般思慮、自省與為難，但因為這方面的陳述太多，我覺得讀起來就有點乾了。但大體來說仍是均衡，且有幾篇單篇作品很精彩。

最後，我好奇被作者寫了五次、植有花開燦爛如火鳳凰木的教會學校，因為分量不少、敘述也完整，就覺得這應該是很重要的象徵意涵。是否

象徵浴火後的香港？或者只是作者的人生經驗中揮之不去的記憶？

盧郁佳：應該有「人面桃花相映紅」的作用吧。

游書珣《鄒族的雨》

盧郁佳：這部詩作的優點是直白，流暢易讀，情節簡單，有類型小說的傾向。但可惜的是，人物形象刻板，情緒感情較浮面；情境雖然很濃烈，但關於鄒族文化的深度卻不足，書寫太過裝飾性，缺乏對生活其中人們的同理與共鳴；好像只是週末去該處度假、旅遊，稍稍感受一下自然環境就寫出來的結果。截取了聶夫斯基與高一生相遇、各自受到政治迫害的戲劇性場面，卻沒有發展出足夠的脈絡血肉來支撐，導致情節到達高潮時，反而成了空包彈。例如聶夫斯基最後喊出：「我是偷取語言的間諜——」這句話缺乏深刻的思想力量，導致失去張力。作者選擇了這個題材發揮，應該也是有經過漫長的思考、沉澱，但最後沒有寫出比較不同的東西，是比較可惜的。

宇文正：我也贊同盧郁佳老師的觀感。這部敘事詩描述俄國語言學家聶夫斯基與白色恐怖受難的鄒族人高一生，兩人奇特的因緣，以及生命最終巧合、類似的遭遇。大致平鋪直述，較為直白。兩位主角相遇的契機，就是鄒族的語言，會期待從詩裡讀到鄒族語言的特色、鄒族的想像和世界觀。確實讀到了「露水——星星的尿」，以及「以楓葉造出鄒人的尼芙努女神」等等有趣的描述，但太少了。整體來說，概念說明的份量，大過語言與生活細節的描繪。另外，聶夫斯基是重要主角，作者在名字的寫法上卻沒有統一，「甫」、「夫」都有出現，有點粗心。

向陽：我對這部詩作本來也有期待，作者嘗試以聶夫斯基和高一生的短暫相會，敘述兩位的異國情誼和遭逢政治迫害的生命悲劇，題材獨特，以史詩形式進行敘事，相當具有書寫的開創性，可惜完成後的作品稍有差距。或許作者想以詩劇呈現，語言流於淺白，詩的想像、轉折與變化反而不足；

雖然有故事性，但這個故事性來自於事件本身，而非經過作者的安排，如果安排得好，應該可以讓這兩條人物軸線產生火花；這個事件的本質應是壯闊的，但我卻沒有從中讀出史詩的磅礴感；語言的部分，如果能加入鄒族語、日語、俄語等來增強情境感，應該會更動人。

陳雨航：當初入圍的作品中有四部詩作，我們特意開放一個名額給詩集。俄羅斯語言學家與臺灣鄒族青年的相遇與他們之後各自的人生，兩個分別遭到各自政權的大清洗，皆英年早逝。他們在阿里山的短暫相遇時光遂成一段知性與感性的美麗邂逅。感覺已經完成到接近電影劇本的最終階段，分場已成，部分對話，大量鏡頭的細節描述，且是可讀的。

李金蓮：作者在訪談中有提到，這段歷史資料真的很少，因此希望透過她這次的寫作，讓更多有興趣的人投入研究。我跟陳雨航老師一樣，閱讀起來是愉悅的，像是看電影的感覺，可惜的是裡面的內涵太過現成，沒有踏查的紮實、細膩；後半段寫得較好，前半段寫得有點趕，有些場景的意象似乎要呼之欲出，卻突然中斷。聶夫斯基與高一生較為深刻的交會也僅有一個場景，之後幾乎是平行線，讓兩種文化及主角生命的交會，都不夠深刻。但我覺得作者還是有寫出鄒族人高一生不斷在失去語言的過程中，透過一位外來的朋友，從語言的研究蒐集中，反思「族群認同」的寓意。

投票及票數統計

三部作品討論完畢，進入投票程序，結果如下：

鄧九雲《女二》：五票

梁莉姿《樹的憂鬱》：○票

游書珣《鄒族的雨》：○票

會議結論

投票結果經評審委員確認無異議後，鄧九雲《女二》選為第 23 屆臺北文學年金得主。